



世界文學名著

德意志短篇小說集

克萊斯特等著
毛秋白選譯

GERMAN SHORT
STORIES

By

H. VON KLEIST & OTHER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MAO TS'U PÊ

世界文學名著

德意志短篇小說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82042)

朱

世界文學名著
德意志短篇小說集一冊

German Short Stories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einrich von Kleist
and Others

選譯者

毛秋白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序

哈因利希·封·克萊斯特 (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 是浪漫派最大的劇作家，但是他在敘事的方面，也發揮了偉大的能力。他的小說，完全可以與他的戲劇相媲美。由正規的形式說來，他是德國創製短篇小說的始祖。他的文體，有一種特異的魄力，壓縮得非常簡潔的文句，強勁有如能把大理石刻爲人像的鑿子一般。他向着目的短刀直入，像數學的公式一樣展開情節。他用與在戲劇上所用的同一方法，描寫小說中人物的性格，不像普通的小說家一般，對於人物的性格作詳盡細緻的描寫，只隨着事件的展開，顯露出各個人物的性格來。本集所收的智利的地震 (Das Erdbeben in Chili) 是他最初的一篇舉示了短篇小說的一種模範的作品。

忒奧多爾·許篤謨 (Theodor Storm, 1817-1888) 由於他的茵夢湖 (Immensee) 白馬的騎者 (Der Schimmelreiter) 等作品，當已爲讀者所共知的了。他生前對於讀書界把他當爲小

說家看待，感到不滿，卻以最大的抒情詩人自任。的確，他的小說，與其說是小說，寧說是散文詩抒情詩。「欲理解詩人，非往詩人的鄉土去不可。」這話最適用於許篤謨。他的作品，隨處散着他的鄉土許勒斯威希·荷爾許坦（Schleswig-Holstein）的風景：在微風中漂浮着的北海的潮水的香氣，點綴在褐色的曠野的寂寞的湖沼與幽暗的針葉的密林。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在沈默的靜寂中，抱着幽暗的熱情的北國人的內面的生活，即是許篤謨的作品的主要的內容。凡是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悲觀與憂鬱的人物，雖具有高雅而忠實的性格，卻容易因人生的爭鬭而疲勞，絕望，死滅；或是只在追憶的夢中度着殘生。所以他的作品，不免有太偏於感傷主義之譏。本集所收的杏革莉笏（Angelika）是與茵夢湖同為初期的作品。

哥特夫里特·開拉（Gottfried Keller, 1819-1890）是與前述的許篤謨及後述的海才在十九世紀中葉德國的小說界，同為鼎足而立的三大寫實主義的作家。他把「自然」與「人」同樣鮮明地描寫出來，往往使它們融渾而為一體，被海才評為「短篇小說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 der Novelle）」。他的作品，中浪漫的情調與如寫的描寫，深刻的悲劇性與豐富的幽默性，渾然結合。

在一起。浪漫派的身體穿上了自然派的衣裳。這就是開拉的特色。不過他的作品中，時或帶有幾分教訓的氣味。本集所收的歐格嬈（Eugenia）是「七個傳說」（Sieben Legenden）之中的一篇。這篇小說最後的一句，因為也只帶着無謂的教訓的氣味，與全篇的情節毫不相干，所以被譯者略去了。

威爾赫爾謨·李爾（Wilhelm von Riehl, 1823-1897）是文化史小說歷史小說的作家，他的作品富於幽默，讀者由本篇所收的沈默的議員（Der Stumme Ratsherr）當可窺見他的面目。

保爾·海才（Paul Heyse, 1830-1914）是德國近世短篇小說界第一個多才多作的作家。他的短篇的特色，是形式的完整。捉住人生的一片段，加以鮮明的輪廓，縱橫地驅使了尖銳的心理描寫與多彩的形色美，使讀者爲之心醉神迷，這是海才所特有的藝術的才能。一九一〇年，他得到了諾貝爾的文藝賞金。德國的文學家得到此項賞金的，以海才爲嚆矢。本集所收的俏皮姑娘（Arrabiata）是他的處女作，同時也是他的傑作。

革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今年已年踰七十了。他的作品已有多種介紹在國內，所以不待我說，讀者已知道他是劇本寂寞的人們(Eisame Menschen)織工(Die Weber)等及小說珊拿的邪教徒(Der Ketzer von Soana)的著者了。本集所收的管柵門的第爾(Bahnwarter Thiel)他自己稱爲是短篇小說的習作，但是正如漢斯·封·休爾善(Hans von Huelssen)所說：這裏已隱藏着一切霍普特曼式的人生觀及霍普特曼式的風格的根本要素。在此我們已可以窺見他對於精緻深刻的心理解剖，詳盡細密的環境描寫所秉有的才能與手腕了。

最後，譯者還得在此略微聲明幾句話。這篇德意志短篇小說集是在作品須選擇尙未經人譯出的，總共字數以六萬爲限的兩個條件下集成的。

許篇謨的作品本來想選茵夢湖，開拉的作品，本來想選 *Romeo und Julia auf dem Dorfe* 或是 *Die drei gerechten Kammmacher* 的，但是因爲都已經人譯過，所以只得放棄了。

對於現猶生存的作家，本來想選一篇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作品。但是他的 *Der*

Tod in Venedig, Tristan, Tonio Kroeger 都嫌太長，譯出來字數要佔到本集全定限的一半。他的短篇集 Der pleine Herr Friedemann 中，倒有幾篇長短恰與本集的要求相吻合的作品，可恨譯者手頭沒有這部書，所以只得放棄了托馬斯·曼代以革哈特·霍普特曼。再本集諸短篇，是依了原作者出生年代的先後而排列的。

一九三五·五·三一·秋白

目次

一	智利的地震（克萊斯特）	一
二	杏革莉笏（許篤謨）	二三
三	歐格嬌（開拉）	五五
四	沈默的議員（李爾）	七七
五	俏皮姑娘（海才）	一一一
六	管柵門的第爾（霍普特曼）	一四三

德意志短篇小說集

一 智利的地震（克萊斯特）

在死亡數千人的一六四七年大地震起震的瞬間，智利王國的首都聖·查哥，有一個被起了訴的西班牙青年名叫愛洛尼莫·魯責拉，靠在他被禁的監獄的柱上將受絞刑。市內最富的貴族頓·亨利高·阿斯忒綸會聘他做過家庭教師；因為他同阿斯忒綸唯一的愛女頓娜·約瑟娜發生了戀愛，約在一年前被阿斯忒綸將他由私邸內趕了出來。在老貴族阿斯忒綸既已警告過他女兒之後，又被他那顧慮到家門名譽的兒子，用惡意的偵察看破了她仍在與人幽會，向父親告了密，老貴族大為憤怒，遂將女兒交給了當地的卡爾麥爾派修道院。可是愛洛尼莫僥倖地得了一個偶然的機會，得在寺院中重續前緣。某夜當夜闌人靜之時，他竟把這座修道院化作了一個人間的樂

園。耶穌聖體祭的一天，許多新增的信女隨着尼姑們正欲整隊出發，不幸的約瑟娜爲鐘聲所激，發生了陣痛倒在大禮拜堂的石階上了。這件意外的事，大大地聳動了世人的視聽；人們不顧她是正值產後立刻把她繫之於縲紲之中，當她勉強能離開產褥的時候，即依大主教之命，將她帶去受極嚴酷的審判。市中對於這件敗名之事，羣情激昂無狀，連對於發生這事件的修道院，亦復痛詆有加；所以，莫說阿斯忒綸家的請願，即因她平日爲人堪稱本分而加愛於她的，庵長的請願，也不能緩和那修道院的法規將施行於她的嚴重的處罰。結果，由於副王的嚴命，將火刑改爲斬刑，致使聖·查哥不論既嫁或未嫁的女子都大爲不平。行刑的隊伍預定經由的街道，窗門已租出了，屋頂已被拆去了，敬虔的姑娘們招待了她們的朋友，想和朋友們像姊妹一般親暱地共看這順乎神意的行刑實況。這當兒愛洛尼莫也被押在牢獄裏，他聽到這事件的可怕的進展，幾至失神。他企圖越獄，未能成事；無論他怎麼想盡大膽的方法，但到處只撞着門門牆壁；他想由格子窗門逃走，被人發覺，於是對於他的禁錮愈加嚴厲了。他伏在聖母像前，以無限的熱誠向她祈禱，他以爲事已至此，惟有聖母或許能救他。可是那可怕的日子卒於臨頭了，同時他胸中已確信自己的境遇已完全絕望了。表示

將送約瑟嫵到刑場去的鐘聲已在打了，絕望已把愛洛尼莫的靈魂奪去了。他已厭生了，決心拿一條偶然在他前面發見的繩子自盡了。已如既述，他現在正立在一個壁柱旁，把那條將使他脫離苦海的繩子，掛在釘着在壁柱上部的鐵釦上，這時突然發生了像天空墜了下來一般的大聲響，城市的大半下陷，凡是有生命的東西都被埋在廢趾之下了。愛洛尼莫·魯責拉驚愕之餘，呆若木雞；意識似已被擊得粉碎，卻也抱住了他本來想在此自盡的柱子，免得身子翻倒。腳下的地面在搖動，監獄的牆壁都已裂開，整座屋宇已傾斜，將向街道倒下去了；只因爲這座屋倒得緩慢，與對面倒過來的房屋相觸，偶然構成了一個穹窿，阻住了全部傾圮。愛洛尼莫毛髮豎立，雙膝欲折，戰慄着，在下陷得已傾斜了的地面上，屢起屢躓地逃到那由兩座房屋的衝突，在監獄前壁穿成的洞孔去。他剛剛逃出屋外，既被震撼的這一條街的房屋，因第二次的大震動，統統都崩潰了。他失了神，不知道如何能從這普遍的毀滅之中逃出；四面八方受着死神的攻擊，他跳過木材與瓦礫向着最近的一扇市門飛奔。這裏還有一座房子倒下來，破片遠向四方飛散，把他趕到了傍邊一條街上去了；這條街上火焰已在煙雲之中，像電光一樣由一切屋翼中，伸出它的舌頭來，十分可怕，又將他趕到另一條街

上去了，這條街上，馬波超河的水正在滾上岸來，咆哮着又將他趕到另外一條街上去了。這兒被打破了一羣人，那兒有個人在瓦礫下呻吟；這兒有些人在燃燒着的屋頂上叫喊，那兒有人畜和波濤在爭鬪；這兒有個勇敢的人在救助別人，那兒有個人，面呈死色，默默地把兩隻發抖的手伸向天空。愛洛尼莫奔至市門一登上市門那邊的小丘，他卽失神倒在丘上，約有一刻鐘，深陷於喪失了知覺的狀態之中；後來他醒過來背向都市，撐起半身，對於自己的境遇，不知應作怎樣的見解，他只知撫摸額角和胸脯。由海裏吹來一陣西風，吹着他那漸漸在蘇醒的生命，他舉眼環視聖·查哥的豐腴的郊外，一種莫可言喻的快感湧上胸來，但目覩到處都是狼狽的人羣，卻又使他心頭悶悶不樂。他不明白究竟是什麼事把他和他們驅到了這裏來。他回頭看見了背後沒落了的都市，方纔想起了自己所經歷的那可怕的瞬間。他深深地伏下身去把額角觸在地面，向上帝感謝那不可思議的救助之恩。好像是被刻在他心坎上的一個可怕的印象，將一切舊印象由心裏驅逐了出去似的，他爲了自己還能享樂這充滿着華美的現象的可愛的生活，歡喜得哭了起來了。後來他看到自己手上的戒子，忽然記起了約瑟娜，記起了他的監獄，在監獄裏聽到的鐘聲，及監獄未倒前那一瞬間的情

形。他胸裏又充滿了深切的憂鬱。剛纔感謝的祈禱，現在反而又覺得可恨，天上的上帝，於他也只覺得是可怕的了。隨處都是攜了財物逃出市門去的人；他雜在這些人羣當中戰戰兢兢地探詢阿斯忒綸的女兒的消息，她是否已被執行了死刑；但是沒有一個人向他作了詳細的答覆。一個婦人，背上揹着大得幾乎把她的項頸都壓到地面的一件家具之類的行李，胸脯裏掛着兩個小孩，由此經過；她用像是親自去看了來的口吻說道：「約瑟、摩麼已被斬決了！」愛洛尼莫轉過身來，斟酌時刻，對於已執行死刑的事，自己也毫不懷疑了。於是他坐在一個寂寞的樹林中，儘自己的心悲傷。他但願得那大自然的破壞力再臨頭一次。他不明白：爲什麼他又從自己的煩惱的靈魂所冀求的死神手中逃了出來，而且竟在這死神已自發地由四方現了身來救他脫離苦海的那一瞬間。他下了這樣的決心：假使現在那些櫟樹被連根拔起，樹梢向他頭上倒下來，他也決不動一動了。他哭得眼枯淚盡，但在熱淚交流之中，他心中又發生了希望，因而站起身來，在郊野中向四面八方遍跑。他找遍了人們羣集着的山峯，跑遍了避難者像潮水一般流着的道路；只要有女人的衣服在風中飄動着的地方，他便要拖着牠顫動着的腳去看一下；但總不見那個可愛的阿斯忒綸的女兒。日已西沈了，

同時他的希望也漸漸要煙消雲散了。這時他已到了一塊岩石的邊上，眼前展開了一條寬闊的人影稀少的山谷。他遲疑地不知如何是好，一一追過了那些稀少的人羣，他正想轉向的時候，忽然看見浸潤着山谷的泉水邊，有一個年輕的女子，正在泉水裏洗嬰孩。因這一瞥，他心臟躍動了。滿懷着完全是她的預感，他沿岩石跳下來喊道：「唉，聖母呀！」當她爲這聲音所驚，四向張望的時候，他認出她確是約瑟娜。這兩個由於天降奇蹟而得救的不幸之人，互相擁抱着，感到如何的幸福啊！當約瑟娜在赴死的途上已走到臨近刑場的時候，轟然一聲大響，房屋倒了下來，那行刑的隊伍雲時四散地逃光了。約瑟娜驚惶無狀先奔向最近的市門，不一會想起了她的可憐的孩子還剩在修道院裏，急急轉向修道院趕去。修道院已完全被火焰所包圍，那個當她預備與世長辭之前的一瞬間，答允替她照料嬰兒的庵長，正在門口呼號，爲嬰兒求救。約瑟娜大膽地冒了火煙衝進四面已在崩毀的修道院裏去，好像是受了一切的天使的保祐一般，她抱了嬰兒又跑出門來，絲毫也沒受傷。約瑟娜正想投入那個兩手合在頭頂的庵長臂中，卻巧這時房屋的屋翼坍了下來把庵長與她部下幾乎全部的僧尼，都淒慘地擊死了。約瑟娜目擊了這可怕的光景，不禁退縮，她迅速替臨終的庵長合

上了眼睛，爲欲把由天公重複下賜的寶貴的嬰兒從破滅中救出，懷了滿腔的恐怖逃走了。她逃不到幾步，又碰見了大主教的死骸。這死骸纔被擊碎，是人們由大禮拜堂的瓦礫下拖出來的。副王的宮殿已坍塌了，判決她死刑的法庭已被圍在火焰中了，她父親的住宅所在的地點已變成了一隻湖，正在吐出淡紅色的蒸氣。約瑟娜傾了全力支撐她自己的身子。她屏除胸中的悲傷，抱了由死神手裏奪來的嬰兒，勇敢地由這條街跑到那條街；已近市門的時候，看見愛洛尼莫曾在裏面悲嘆過的監獄也已崩潰了。她一見了這情形，頓失去了知覺，踉蹌地要倒下街角裏去了；可是同在這一間，一座既已震鬆了的房子在她背後倒下來，把她嚇了一跳，反而使她得到了氣力，再跳起身來，吻一吻嬰兒，拭一拭眼淚，不再去顧慮周圍的慘劇，逃向市門去了。她跑出市門，想到房屋雖然崩潰，但住在裏面的人未必個個都遭殃的。到了十字路上，她佇立着，翹首等待那除了嬰兒菲利普之外這世上她所最愛的人或許還能見面。這樣的人並不見，而人羣只管在雜沓起來，所以她又繼續前行，然而還是屢次回頭屢次等候；她淚如雨下，匍進了一條被松樹遮了陰的幽暗的山谷，想爲她以爲已逝世了的愛人的靈魂祈冥福；不圖在此卻遇見了愛人，這種幸福，直使她要當這山谷是伊甸的。

樂園了。她感慨無量地把這些事告知了愛洛尼莫，說完話把嬰兒交給他，讓他與嬰兒接吻。——愛洛尼莫接了嬰兒，感到莫可名言的父親的喜悅撫愛嬰兒，因為嬰兒看到不認識的面龐哭了，又用盡愛態騙嬰兒住了嘴。這當兒美麗無比的夜之幕已從天垂下，瀰漫着設非詩人做夢也想不到的銀輝閑寂而又異常溫和的香氣。沿着山澗的各處，人們在煌煌的月光中坐下，用蘇苔樹葉作成柔輓的臥牀，以休養整日的勞苦。有的人沒了房屋，有的人失了家眷，有的人房子家眷統沒有了，因為這批哀鴻只管在悲嘆，愛洛尼莫與約瑟娜悄悄地走進了一個較為稠密的叢林裏，免得因為他兩人的靈魂的竊喜增加別人的悲痛。他們看見了一枝美麗的柘榴樹，滿載着香氣郁郁的果實的枝桠，向四周遠遠地披開，樹梢上有隻夜鶯在唱歡樂的歌。愛洛尼莫坐在這棵樹的樹幹傍，約瑟娜坐在他膝上，菲利普坐在約瑟娜膝上，愛洛尼莫用大衣裹住了約瑟娜與菲利普休憩。樹影與透過樹隙來的斑斑點點的月光跨過他們的頭投射到那一邊。月光不待他們入夢，已因為赤色的曙光失去光彩了。他們因為說不盡關於修道院裏的話，監獄裏的話及雙方爲了對方所味嘗的苦惱的話，所以整夜未能入夢。一想到爲他們的幸福計，世界上不得不降下這麼大的災害來，他們真是感